



## 青春岁月

# 火车火车

□许会敏 文/图

“妈妈，快看大火车！”因为赶时间，却被一道护栏堵在路口，伴着“叮叮当当——”提示音心急如焚的当口，一个稚嫩而兴奋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转过头，看见一个两岁三的小男孩，从车窗里探出半个身子，眼睛瞪得圆圆的，一脸激动地紧盯着呼啸而过的列车，样子甚是可爱。我猜，这大概是他与火车的人生初见吧。

记忆中，最开始我们一家人坐上火车出门，多半是逢年过节时大包小裹地带着土特产去50公里外、住在城市的爷爷家。而从我家到火车站，至少还要走十几里的乡村土路。尽管那条路上坡下坡且颠簸不堪，可因为前方有火车等在那里，再辛苦的辗转亦被心里的兴奋与喜悦冲淡了。

如今，我也已经在这座曾无比向往的城市生活差不多25年了。由于父母故土难离、且年事已高，所以这条路我每个月都要走一次。清晰记得当年，在这条铁轨上来来往往的只有那种冬天冷、夏天热的绿皮慢车。而我从这边上车到那边下车，中间要经过大小的车站总共有六个，几乎每走上十分钟左右便要停靠站台上人。彼时还是个小孩子的我，一门心思盯着车窗外向后“奔跑”的田野和树木百思不解，为什么火车不动而树木在跑？对其他的一切都视若无睹。

17岁那年夏天，我因考上了这座城市的一所中专学校，而独自背着行囊沿这条铁轨离开了家。尽管这条路我之前不止一次跟着爸爸妈妈走过，但当真的只有我一个人踏上列车的时候，心

里还是充满了惶恐和怯意。

直到现在，我仍旧记得当时来送我的父亲，在火车开动之前的一瞬间还在问我：“敏，敢不敢自己走，不敢的话爸送你过去。”倔强的我硬着头皮、佯装轻松地答：“有啥不敢的？我又不是第一次坐火车。爸你回去吧，到了我给你写信。”至此，成长的路从铁轨这端父亲温暖的目光中启程，逐渐延展到了外面纷繁复杂的世界里。

二十多年的时光就这样一去不返，回头再去看这些过往真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。现在，经过几次大提速后，使得这段原本要走一个多小时的缓慢旅程，此时仅需半个小时便能轻松抵达。

去年9月，送女儿去最心仪的大学报到。此后，我心中搁置多年的旅行计划，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拉开了帷幕。北京、承德、山海关……那一个月的时间，我算是跟火车来了次扎扎实实的亲密接触。原本还担心，宅在家里多年的我会不适应这样的奔波辗转，没想到只要上了火车，我不仅吃得香睡得好，而且特别享受。出现诸多不适症状的，反而是自诩身强力壮，曾经走南闯北的老公。听着他不无艳羡地感慨：“看来，你真是跟火车有缘啊！”“当然啦，如你这般，还怎么背包行天下啊？”我立马不厚道地揶揄。

我知道，实现下一个人生理想，自己会跟火车有越来越多的交集。同时我也相信，不管岁月如何变迁，这些留在火车上的记忆，永远都是我人生最独特的风景和最宝贵的财富。



在我家附近最大的那个公交车站，每天总能见到一位头发花白、精神矍铄的卖报老人。

早晨七八点之间，是老爷子最忙的时刻。他目光如炬，观六路看八方，在蜂拥而至推推搡搡上车的乘客里不停地梭巡，有没有另怀他图的小偷；他手脚不闲，迅速地拿报找零，大声嚷嚷着要人们排好队，依次上车。就在这个把小时内，原来拥挤不堪的车站终于变得“空旷”起来。

老爷子这才悠闲下来，慢慢地清理早上的“营业额”。重新整理小拖车上的报刊。到十点左右的光景，他才享用早餐。保温盒里有两三只菜包子，抿几口面盆里售卖的“热豆浆”，之后，他便拿来扫把，清扫站台的路面，把废纸和空饮料瓶、一次性饭盒等分别作处理，与过往往的熟面孔搭着话，聊点当日的新闻和热点大事，继续守着摊，招呼着零星生意。

## 家庭相册

# 父亲的药箱

□侯满玉 文/图

父亲出生于苦难贫穷的旧社会，没有土地和房屋，靠给地主扛长工维持生活，做梦都不敢奢望上学读书。解放后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分得了土地和房屋，在农民夜校识字班学习，达到了小学文化水平。

天资聪颖，酷爱读书的父亲，悟性极强，看什么一学就会。他将学得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。他买了适用于农民读的书籍《牛马经》《兽医学》等，农闲时熟读硬记，细心钻研。

牲口是农民的半份家业。父亲自学兽医，给家禽家畜看病，完全是无偿服务，是村中唯一会给牲口看病的土郎中。谁家的鸡鸭猪马牛羊得了病，父亲都热心地去看，被村民称为“赤脚兽医”。

农村实行合作医疗后，我们大队医疗站有两个医生，一个司

## 图片故事

# 守报摊的老人

□刘兵 文/图

闻和热点大事，继续守着摊，招呼着零星生意。

寒来暑往，年复一年。老爷子好像没有哪一天落岗，是车站边的一道固定的风景线。或许是退休后，老爷子找些乐趣？亦或是经济上窘迫，用小报摊来支撑着一个家？老爷子爱管闲事，是不是他的性情使然？没有谁对这位“怪异”而又古道热肠的卖报老人感兴趣。不过，要是他不在场，乘客总觉得少了些什么，站台地面绝不会这么干净。也没有人亮开大嗓门吼吼嚷嚷，义务维持秩序，争抢上车肯定是乱象丛生。

有天下班早，我特地从对面站台绕过来，与老爷子攀谈，从中得到了我想知道的答案。

原来老爷子姓陈，在这个报摊守了快十年。他的退休金不高，的确想通过卖报来补贴家用。老伴患有重型糖尿病，常年

吃药打针，治疗费不菲。他还有个智障的儿子，三十多岁还没成家，生活上勉强能自理，前年才申请到残疾人生活补助。

家里如此之重的负担，没办法，他年近七旬还要在外面打拼。摊位是上面特许的。老爷子寻思，既然政府对他家这么照顾，也就想着多做点事回报社会。由于他精神头儿很好，眼力毒，一些小偷心里发怵，基本上不敢在这儿下手。老爷子最后兴奋地说，这儿屡次被评为全市最美最安全的公交车站，就是对他所做的义举最好的肯定，他也从中获得了很大的成就感。

真希望老爷子以后的身体还是“杠杠的”，把充盈并不悠闲的晚年生活过好，发出更多正能量的光和热，温暖他人、和谐社会，让他这个特殊的小报摊成为扮靓都市的风景线。



的知识，选拔党团员青年和复员军人组成采药小组，教他们辨识中草药，上山下滩采集了几百种草药。父亲还拜公社兽医为师，讨教、磋商兽医技术和疗法。

那时讲大公无私，一心为集体，全心全意为人民，父亲视站如家，把家里的煤糕悄悄往医疗站里转，供生炉火熬药和取暖。父亲为牲口治病的手法多且高明，十里八村远近闻名，周围别的村和其它公社的生产大队有请他给牲口看病的，他也乐得服务。

人寰沧桑重在情，就连牲口也有情。那年队里一个功臣母牛下崽后因老而亡，小牛犊落地丢了娘，人们担心小牛难成活，父亲硬是给小牛一天四餐熬米汤，精心喂养成活。这个小犊子在巷道里远远看见背着药箱的父亲，便撒着欢儿奔到跟前，舔舔父亲的手，蹭蹭父亲的腿，像小孩子见到娘一样乐得蹦高儿。

斗转星移，岁月更替。父亲病故三十多年。每当我看到父亲的遗物——红十字药箱，眼前仿佛又出现父亲背着它疾步走在家乡的巷道里，巡回在生产小队的槽头里……

## “七一”特稿

前不久，我回乡下看望父母，刚一落座，父亲就颇为激动地对我说：“再过几天我就要入党了！”听到这个消息，我打心眼儿里为父亲感到高兴，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一直是父亲矢志不渝的追求，想不到这个美好的夙愿终于在父亲62岁时得以实现。

父亲苦命出身。他两岁那年，爷爷被国民党抓了壮丁，从此杳无音信。在一个风雨飘摇的夜里，奶奶又狠心地撒下父亲，只身一人离家出走。此后，父亲与姑妈相依与命，饱尝了人间艰辛。解放后，党和政府把父亲和姑妈送进了学校。后来，父亲又



进了军营去锻造、锤炼。

到部队后，父亲先后干过通信兵，修过铁路，下过油田，吃了许多的苦，但他无怨无悔，始终把满腔的热情都投入到平常的训练和工作当中。由于父亲工作积极肯干，表现积极，部队各级领导都给予了他充分肯定。后来，部队首长和党组织知道了父亲的身世后，更是在生活和工作上给予了他无微不至的关照。

# 62岁父亲喜入党

□刘小兵 文/图

退伍后，父亲回到老家进了一家企业。父亲把党组织的关怀化作了前进的动力，不管工作岗位如何变动，只要组织上需要，父亲都坚决服从安排，全身心地投入到各项工作中，深得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。

前年，父亲退休回到老家乡下，承包了二十亩沼泽地，带领乡亲们一起养起了野鸭。几经波折，从无到有，从小到大，养殖

规模不断扩大。去年不仅还清了所有的贷款，还创收二十余万元。父亲致富后，始终没有忘记这么多年各级党组织对他的关怀和培养，去年，在经过慎重考虑后，他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。

62岁的父亲，用入党的真实行动报答党恩，成为了新党员，也让我这个党龄比他长的“老党员”更加坚定了信念，矢志不渝。

## 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  
本版邮箱: ldwbgh@126.com  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